

现代化视域下 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尚群昌 / 著

非
外
借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基金项目: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成果

现代化视域下 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尚群昌 / 著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www.waterpub.com.cn

· 北京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衍生这一视角切入,按照从一般到具体的逻辑展开,针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现状,重点论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构建、目标指向、思想基础、体系建设、实践形式等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全面系统地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论述以及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为切实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动力和实践导向。

本书可供经济科学和环境科学专业教师、研究生、高年级本科生的学习研究参考书,还可作为党政机关公务人员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感兴趣的社会公众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化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 尚群昌著

—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170-6468-8

I. ①现… II. ①尚… III. ①生态环境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X3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1622号

责任编辑:陈 洁

封面设计:王 伟

书 名	现代化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XIANDAIHUA SHIYU XIA SHENGTAI WENMING JIANSHE LUJING YANJIU
作 者	尚群昌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D座 100038) 网址:www.waterpub.com.cn E-mail:mchannel@263.net(万水) sales@waterpub.com.cn 电话:(010)68367658(营销中心)、82562819(万水)
经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排 版	北京万水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同力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开本 14.5印张 203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定 价	58.00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本社营销中心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21 世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世纪。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我们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100 年时,我们将把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主席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而生态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得以广泛传承发展,从而成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和强大驱动力。

21 世纪是走向生态文明的世纪,保护地球家园、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公平正义、平等互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走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当代中国,如果挑选关注度、认可度、美誉度最高的字眼,毫无疑问,“生态文明”一词当在其中。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水、清洁的环境,越来越珍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越来越紧迫;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越来越成为潮流。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历史阶段,习近平同志展现了超前的战略眼光和务实的工作作风,那就是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为之不懈奋斗。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同志这些通俗、鲜活,又充满哲理和睿智的话语,

已然成为深受当代中国人喜爱的名言警句。

本书立意新颖,视野开阔,资料翔实,注重学科交叉又不失专业性,为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各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依据和技术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运用价值。当然,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课题,涉及经济、社会、自然、外交等方方面面,本书的研究还只能说是初步的探索,一些短期热点问题可能会很快变化,而一些中长期热点问题则可能具有相对稳定性,需要不断跟踪、积累资料和完善研究方法。

作者

2018年1月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生态文明的内涵诠释	1
第一节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	1
第二节 人类文明的新境界	24
第三节 生态文明建设中价值追求的回归	30
第二章 生态文明与现代化	38
第一节 生态现代化理论阐述	38
第二节 现代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衍生	44
第三节 生态现代化的全球“实践”	50
第三章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资源	53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	53
第二节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	58
第三节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现代阐释	65
第四章 现代化视域下生态文明的转型	67
第一节 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	67
第二节 低碳经济——工业生态化的发展路径	81
第三节 生态农业——农业生态化的重要途径	88
第四节 绿色科技——科技生态化的实现路径	89
第五章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伴的生态文化	91
第一节 生态文化与社会和谐	91
第二节 生态文明时代的主流文化	104
第三节 现代生态文化建设	115

第六章 生态文明与中国特色生态现代化	123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形式	123
第二节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构筑“美丽中国梦”	194
第三节 现代化视域下生态文明实现的基础条件	209
第四节 中国特色生态现代化: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 现实路径	214
参考文献	219

第一章 生态文明的内涵诠释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其特定的发展背景，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哲学理念。

第一节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

文明是生态文明的上位概念。通过分析“文明”一词的内涵，推导和界定生态文明，是符合逻辑的常规思路。国内学者对于文明的理解可以概括为“历史阶段”“积极成果”“族群价值体系”和“进步标准”四个方面。“生态文明”中的“文明”与族群无涉，而是首先指向以“生态理性”为价值核心的“进步标准”，其次才能达至“积极成果”和“历史阶段”层面的“生态文明”。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一）“文明”的概念溯源

究竟什么是文明呢？

《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3个释义：

- （1）文化；
- （2）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
- （3）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俗、习惯、事物）。

网上词典“汉典”以及“维基词典”引证的“文明”释义多达9种：

- （1）文采光明，如《易传·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 （2）文采，与“质朴”相对，如《苏氏演义》卷下：“谓奏劾尚

质直，故用布，非奏劾日尚文明，故用缙”；

(3) 文德辉耀，如《宋书·律历志上》：“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

(4) 文治教化，如《呈范景仁》诗：“朝家文明所及远，于今台阁尤蝉联”；

(5) 文教昌明，如《琵琶记·高堂称寿》：“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

(6) 犹明察，如《易·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

(7) 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有文化的状态，如《闲情偶寄·词曲下·格局》：“求辟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

(8) 新的，现代的，如《老残游记》第一回：“这等人……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词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

(9) 合于人道，如《福建光复记》：“所有俘虏，我军仍以文明对待”。

显然，近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与我国古代典籍中的“文明”有很大的不同。据学者考证，现代汉语中的文明含义实则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受西方文明思想影响，国内对于文明的理解开始由古代的文治、教化逐渐指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国内学者对文明的界定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一是积极成果说，如虞崇胜的《政治文明论》中指出，文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状态”，“从静态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进步成果；从动态的角度看，文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

二是进步程度说，如万斌的《论社会主义文明》中提出，文明是“人类自身进化的内容和尺度”，“它表明人类认识和理解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成就以及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社会生活形式对这种成就的认识和应用的程度”；

三是价值体系说，如阮伟的《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认为，“文明一词不仅可以指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及相应的价值体系，也可以指认同于该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人类共同体”。对

于西方的文明观，杨海蛟等总结认为也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进步状态说”“要素构成说”和“文明文化一体说”。但从举例看，各类观点所述文明之属性和特征并不显著，例如，所分之“进步状态说”中既有进步说，又有成果说；所谓的“要素构成说”和国内的“价值体系说”也颇有雷同之处。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主要强调文明的实践性、历史性和发展性。

贺培育的《制度学：走向文明与理性的必然审视》也分三个方面概括了文明的基本内涵：

第一是作为时间界限的“文明”，即按照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的分法，人类从低到高的阶段发展依次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时期，总共约 10 万年，其中蒙昧时期约 6 万年，野蛮时期约合 3 5000 年，而文明时代只有 5000 年时间；

第二是作为总体状况的“文明”，是指人类注重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过程及结果，这意味着人类社会一定区域范围内影响总体的进程；

第三是作为进步状态的“文明”，标志着人类社会物质、精神生活不断发展进步的状态，在此意义上，与“合理”“进步”“合乎人性”“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等语义基本相通。这三者中需要重点区别的是“作为总体状况的文明”与“作为进步状况的文明”。

笔者认为贺培育和杨海蛟等人的观点大致相同，一些不同处恰可以互相补充，也即在社会科学领域，文明常用的内涵应该有四个：

一是表征历史阶段、带有时间界限意义的“文明”，例如与蒙昧、野蛮相对应的“文明时代”；

二是表征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的“文明”，例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

三是表征特定区域内人的共同体总的发展状况的“文明”，这种文明代表人类的特定族群经由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价值体系及其自身，可以分解为一定的构成要素，在表达上不严格区分则与“文化”更近似，例如“中华文明”“玛雅文明”等；

四是表征进步性、具有价值判断意蕴的“文明”，类似“合理”

“进步”“礼貌”的含义和用法，例如，“举止文明”“言语文明”等。

(二) 生态文明

“生态”和“文明”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的合成性概念。在远古希腊语中，“生态”一词最早出现，起初是房屋和住所的含义。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认为生态不仅是生物与生物之间，而且也是生物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存在状态。这是海克尔在 1866 年第一次将“生态”作为一个生物学名词的论述。

在当今世界，生态包括的范围不断延伸，人作为一种主体，也在生态之中。其中包括人和其他生物与环境、生命的个体与完整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生态系统是生态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英国学者坦斯利在 1935 年认为生态系统就是不同的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利用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这两大功能为媒介而相互作用的一个完整体。这是他提出的“生态系统”概念，同时他还强调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条件。为了使生态系统能够不断地维持稳定，大量的基础物质就在系统中不断循环。文明是相对于野蛮来说，它象征人类社会的进步。文明是人类改造社会、改造自然和改造自我的过程，并取得精神、物质和制度文明的整体。

广义生态文明和狭义生态文明在含义上不同。广义生态文明强调的是继承、反思甚至超越对工业文明的认识，这种意识是人类文明的更高级的未来前进指向。狭义生态文明强调的是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制约，包括政治社会、物质和精神等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因为它起着基础性和保障性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提出的“五位一体”布局中的一项重点内容。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其实就是利用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这两大功能为媒介而相互作用，希望使用较少的自然资源达到经济成长的最优化目标，这是人类用最文明的方式去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要有万物皆平等的价值观。存在即合理，万物都有其价值。在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上，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应该放弃人类征服自然的想法。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实行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是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

在国家体制的建设方面,改变现有的不合理体制,重新规划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对于国家法律的建设,莫过于社会层面法律的落实。总体来说,生态文明管理体制需要政府、党委、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参与,政府要绿色廉洁,企业要有社会责任感,广大民众要积极参与的一种社会合力,这样才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二、生态文明的本质与核心价值

将生态文明排除在当下主流的“文明形态”和“文明结构”的理论框架之外,而界定为“文明标准”,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这一文明标准的实质和价值核心究竟为何?什么才是当下中国乃至世界所追求的生态文明?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首先应当明确,不论在何种意义上解释文明,文明一直与人类的实践紧密相连,自始至终离不开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客观化,文明的内核也始终与“进步”同义。因此,笔者并不认同因为人与自然的矛盾贯穿人类历史始终,正如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面对一头猛兽而不得以选择顺从,不能谓之“礼让”一样,面对自然,若不能驾驭、控制或改变而暂时保存原样,并非真正的“生态文明”。又或者,可以将所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表象称为广义的生态文明,而用狭义的生态文明专指本书所述的真正的“生态文明”。有别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文明结构的“积极成果”之说,而本书所述的生态文明的内核是生态意识觉醒之后基于生态理性的行动自觉,包括积极作为和审慎不为。

(一) 生态文明的实质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

任何意义上的文明的源起都出于对人的需求的满足,而人的需求又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属性,生态文明也不例外。与其将生态文明的源起定位于对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满足,毋宁定位于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生态文明所企求的绝不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的可持续发展,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们无法接受以生

态的全面破坏和人类的毁灭风险作为衡量是否可持续的尺度，也不应容忍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牺牲作为评判生态文明与否的标准。生态文明本身应当高于可持续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

在中国，不仅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整体主义自然观源远流长，甚至整个中国古典哲学，包括孔孟儒学、宋明理学、佛教哲学等都以“生”为核心观念，都可以谓之“生的哲学”。老子主张“道法自然”“道生万物”“道通为一”“天人合一”，也就是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不仅是以类相从、共生共存的整体关系，而且有着共同的本原和法则，因此，他倡导人的创造活动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而不应无视自然之理，更不能置身于自然之外或凌驾于自然之上。与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本体论不同，中国古典哲学习惯用“天”指称自然界，并将整个自然界视为本体存在，认为生命创造和流行则是其实现；用“万物”代表生命，主张即使是非生命之物，也与生命直接有关，是生命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与自然不是外在的对立关系，而是内在的统一关系，正如宋代二程所说，“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动不得”，“天地安有内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识天地也”。换言之，人在天地之中，就如同鱼在水中一样，须臾不可分离，身处其中浑然不觉其重要，失去了才知可贵。反观当下人类对所谓生态文明的渴求便是这一哲理的现实写照。

社会科学发展至今，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关注，甚至一度被排除在有关人性的研究范围之外，但事实上，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社会属性一样，都会切实影响人的行为，因而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分析之于社会科学对人的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研究是必需的。在人文科学领域，对于人的自然本性，戏剧艺术大师易卜生在其创作的《人民公敌》中进行过十分精准的阐释，他指出：“人类走向歧路的开始，首先是对其自然本性的背离，物质主义淹没了精神追求，科学的昌盛助长了人类的肆意妄为，理性的觉醒使人类陶醉在夜郎自大的征服欲中，而没有把人提升为自然秩序的代言人。人类越来越远离其自然本性和对自身的终极关怀，远离对善与美的追求，最终也导致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扭曲。”

我们看到由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现代科学和工业化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核威胁、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物种消亡、臭氧空洞、瘟疫流行等种种令全球危机四伏的问题,殊不知,这些只是外部问题,其实,人的内部问题出现得更早、更为严重,也是所有问题的真正根源。“信仰的缺失、精神的空虚、行为的无能……种种表现已令我们触目惊心。在外部生态环境毁灭人类之前,人类可能已经在精神上毁灭自己了。”因此,人类要实现生态文明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回归人类的自然本性,认清人与自然之母的依存关系,重拾对自然之力的敬畏之心,崇尚对自然之美、对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的执着追求。从回归人的自然本性的角度,生态文明应在更宽广的视域中重新审视人的自然本性及由此产生的生态需求,包括生态安全的需求和生态审美的需求,即便是贫困也不应成为牺牲生态环境谋求经济发展的理由。在很多地方,恰恰是不合理的开发建设加剧了长期的贫困,从而使得贫困与生态破坏陷入恶性循环。自古游牧民族就有“逐水草而居”的生态智慧和传统。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回归,需要唤醒和推广生态智慧,以生态理性作为生态文明评价的价值核心。

(二) 生态文明的价值核心是生态理性

学界对于生态理性的具体认知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学者是将其置于经济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对立面进行论证和阐释。

法国左翼思想家安德烈·高兹将生态环境危机的产生归咎于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和经济理性。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经济理性并不适用,人们自发限制其需求,工作到生产的东西“足够多”为止;从生产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市场开始,经济理性开始发挥作用。经济理性突破“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把利润最大化建立在需求、生产、消费都最大化的基础上。资本对利润贪欲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承受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将人类带入生态危机的旋涡。生态理性则相反,其主旨在于“更少但更好”,即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更耐用的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通过最少化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

现这一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是对立的。从生态理性角度看是对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的行为,从经济理性角度看则是增长之源;从生态理性角度看是节俭的措施,用经济理性的眼光看则属未充分利用资源,降低国民生产总值。另外,高兹认为,从消费领域还是从生产领域获得满足,也是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区别之一,从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的转换过程也是人们不断从生产而不是从消费领域获得满足的过程。

夏从亚教授等人则认为是工具技术理性的无度扩张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工具技术理性的概念源自马克斯·韦伯对两种合理性的划分和描述,主要指“以功能、实效为目标,以计算、可量化、可标准化为基本路径的思维范式”;它使人类冲破神性的禁锢,并“推动了与现代西方文明相联系的一整套的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行政管理、法律体系以及科学技术的形成和不断成熟”。^① 工具技术理性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生态危机,资本与工具技术理性的合谋才是其走向非理性的根本原因。资本与工具理性的合谋使得人类对作为工具对象的物质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人作为主体存在和精神世界的关注,进而丧失了合理把握人类中心主义边界的愿望和能力,使得人类发展极度漠视自然的价值和客观规律,走向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与资本合谋的工具技术理性在实质上与高兹所说的经济理性完全一致,都是资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它所真正体现的并不是人的主体价值,而是资本的主体价值;其所追求的并不是真正的人的幸福,而是纯粹的财富增值。“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正是财富增值的必经之路,生态危机是其必然后果。

然而,学者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和工具技术理性的批判是在西方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充分发展、现代化基本完成的背景下进行的,而中国尚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市场化与经济理性在很多领域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工具理性的智性分析对于整个社会体系构建仍然不可或缺。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呼唤生态文明建设,但在当下中国,

^① 夏从亚,原丽红.生态理性的发育与生态文明的实现[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1).

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为此，中国需要的是能够匡正经济理性并与之相容的生态理性，而不是与经济理性对立的生态理性；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是扬弃工具技术理性的生态理性，而不是试图取代工具理性的生态理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构建生态文明，以生态理性匡正经济理性、扬弃工具技术理性，首先应当明确经济理性和工具技术理性扩张的弊端所在及其与生态理性的差别。

在理论溯源上，无论经济理性和工具技术理性发端于哪个时代或哪种经济条件，不可否认的是，在其产生之初，人类的生产生活尚未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或损害，现在所谓的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或代价并不在理性的考虑范围。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自然的承载力界限日益彰显，如果原有的经济理性和技术工具理性不能与时俱进地予以修正，继续将环境成本和生态损害置于经济成本考量范围之外，那么所谓的经济理性和工具技术理性必然走向非理性的深渊。

传统经济理性和工具技术理性忽略环境成本和生态损害的根源在于其价值观的偏差，即以积累财富和物质消费作为最大价值目标，忽视了大自然的自身价值，任意地攫取自然资源，任意地向自然界排放污染物，因而将经济发展所需的环境成本和导致的生态损害完全排除在理性的核算范围之外。而生态理性则把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视为母子关系，把大自然视为万物之母，在承认人是万物之灵，在生态系统中居于特殊地位的同时，强调必须保育大自然的生态价值，强调把人类的物质消费欲望和对自然的干预及改造限控在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范围内，也即将理性的内在价值目标与外在的生态阈限加以综合考量，用其“最优化”原则修正传统经济理性与工具技术理性的“最大化”原则，不是什么带来（利润的）最大化就做什么，而是是什么带来最好就做什么。所谓的“最优”和“最好”都是建立在作为主体的人与其“无机身体”的自然、真实、多元的需要和合理、适度的物质变换基础之上，其所构建新的文化价值理念是要使人摒弃多余的欲望，追求与自然相和谐的有限度的生活方式，“诗意地栖居”，欣然于人与自然

从物质到精神的多重交流。据此,修正后的经济理性和工具技术理性应当考虑经济活动的生态适宜性,引导经济结构和功能的生态化转型,进而维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在资源利用和配置方面,把握开发的节奏和分寸,强调资源的保育和培植,以实现自然资源的生生不息和永续利用。^①

在以培育和实践生态理性为核心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经济理性的理论形态即传统的经济学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不仅理论体系完备,而且积聚财富的实践效果显著,工具技术理性更是近现代理性发展史上不容抹杀的辉煌篇章;相形之下,生态理性的理论形态生态经济学和生态伦理学仅有不到50年的历史,其理论应用尚在摸索阶段,且因触及很多既得利益而难于推行。因此,生态理性要包容和整合经济理性,要扬弃和修正工具技术理性,不仅需要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更需要实践的勇敢探索。

(三) 生态文明:由文明标准迭至文明向度和文明形态

如前所述,关于生态文明的现有理论主要分为线性生态文明观和系统生态文明观两大类,主要涉及文明形态和文明结构两大范畴。而笔者认为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解,从实践视角看,首先应当将之作为一种文明标准加以阐释,这一标准的价值核心就是生态理性,合乎生态理性标准的是为生态文明,不合生态理性标准的就是生态不文明。

“人类的全部文明都是动力于其对存在苦难意识和对生存匮乏的困惑激情,并是努力于消解存在困难、消解生存困惑和生存匮乏的行动展布和行动结果。”^②在此意义上,生态危机是生态文明产生的原动力,“这种令我们忧郁而沉痛的处境,恰恰是新文明诞生的开始”。“世界正在从崩溃中迅速地出现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出现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的冲突,需要崭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法和新的观念。”^③这种新思想、

① 姜亦华. 用生态理性匡正经济理性 [J]. 红旗文稿, 2012 (3).

② 唐代兴. 生态理性哲学导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26.

③ 唐代兴. 生态理性哲学导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18.